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七輯

沈雲龍主編

馬相伯(良)先生年譜

張若谷編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印行

丹徒馬相伯  
先生年譜

新建夏敬觀題





(彌山匠郎)影合者彌與生先馬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五日國民政府公布褒嘉令云：『國民政府委員馬良，學貫中西，名德夙著，中年以後，慨捐巨款，倡學海濱，樂育英才，贊勳匡復，爲功尤鉅。近自禦侮軍興，入佐中樞，秉老當益壯之精神，參抗戰救國之大計，忠忱碩望，宇內同欽。茲已壽登百齡，襟懷豪邁，無減當年，匪惟民族之英，抑亦國家之瑞，載頒明令，特予褒嘉，以旌勳賢，而資矜式。此令。』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國民政府令：『國民政府委員馬良，學識宏通，神明貞固，早歲研精科學，講求時務，數歷中外，望重一時。自捐巨款，在滬創辦學校，殫心教育，垂四十年，成就人材甚衆。近年履懷禦侮，入贊中樞，方冀長享遐齡，爲國矜式，遽聞溘逝，悼惜良深。着發給治喪費三千元。生平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，用示國家篤念勳者之至意。此令。』

歸去來兮世之守官將出師賊者百負總將盡見誰書而誰思味涉  
景考易述世空過兮難進痛已往之迷悞可仍臨乎前非難洗  
心乎聖水更祇深其蒙衣身上達之正路莫頭乎隱激乃迴大  
原望道而弄音畏天命歸依孔門知天事天曰養口存飲榮一  
主惟上帝尊嚴齋戒而沐浴日對越兮天顏奉仁以作空愿  
千變兮常安身未臻兮樂域心每傷乎曠淵雖悟言于一念  
時俯察而仰觀觀聖域之至寶忍棄乎而空還矢親軋以夕陽敢  
玩愒而盤桓涕之末兮形不造而神游天既詔我以真樂又何

(一)辭來去歸和費手生先編

事乎憂求底天鄉而自在清人世之百憂皆欲享秋成之樂使  
彈力于田疇挽下坡車撐一水舟勿宜譚身明輪力曲係事此  
正掃旁門之邪徑乘隨波而逐流惟守心之耿一顧無世而感休  
吁嗟電光石火那能久惟自真心萬古留胡為乎舍此持何。

善惡終有報強洋忘以期守荒田而息望高無待而私行若  
典琢磨始可得而言請既依天為歸向莫亦知乎又何疑。

錄聞西量教後學王微了一道人相歸一筆錄

徐誦道書樓

辛未春九

支洞仙南

## 于斌主教序（以函代序）

若谷先生：

爲馬老作百歲年譜，甚善。蒙向予索序，頗感。惟因工作關係，日無暇晷，不敢草率執筆，有辱相伯之功業，只有俟之異日矣。況老先生行傳本身，自有其引人注意性，無須我之點綴也。老先生之手譯四史聖經，如未遭難，深望函張副主教，加以校勘後，立爲出版，費用我可設法，此實老先生對社會最寶貴之贈品。（中略）專此順祝

天主保佑

野聲手書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四日寄自美國

## 徐若瑟序

知人貴知心，知馬公者衆矣。知其心者，惟張君若谷乎？何以見之？見於其所編馬公年譜。世人多謂馬公爲宗教家，卽哲學家，科學家，教育家，然皆知其外表，不知其內心，其心乃在榮主救靈。繼馬公生平所行所言，凡顯耀於世人者，彼皆視爲筌蹄，而非其素志。至其志能爲知者言，不足爲外人道。今張君於馬公年譜中，隱約言之，故我謂其知馬公者。

徐宗禪

## 自序

昔人有言：安平之世，不產豪傑，以無特殊機會可乘，又無偉大事功可見耳。中國近嘗危數之世，故不乏應運救時之豪傑偉人，舉其卓犖者言之，若孫總理哀民族之衰而從事國民革命，蔣總統奮民德之壞而倡新生活運動，斯二氏者，非僅爲中國之偉人，亦爲世界之偉人也。今又有人焉：聞民智之塞，而創制大學教育，其人未出見以前，中國政教之穢昧爲一世，其人既出見以後，政教之新異別出一世，斯人也，生而稟異，幼而勤讀，長而深思，少而登仕，壯而遠遊，老而興學，屢息歸之年，而猶強起匡時，抱悲天閔人之願，以培植人才爲己任。其爲學也，於中國經史，既無不通；於歐西諸哲之學，亦無不諳。而又篤信宗教，深思潛脩，有中正之行，威嚴之儀，大雄之辯，胸膈之仁，切切之誨，故誘掖獎勸，妙於風化，其施多方，皆創中願數千年所未聞未觀者也。方其登講壇也，腹有成竹，不備演稿，搜古證今，備引經說，原始要終，會通中外，比例而析中之，強記雄辯，如獅子吼，如黃河流，聞者播舌，見者折心，南皮張之洞譽之爲「中國第一演說家」，新會梁啓超耳學筆記，則終身佩服焉。大名震宇宙，偉

震旦古今，斯人謂誰，丹徒馬相伯先生也。余生也晚，弱冠時負笈於先生所手創之震旦大學，假期輒往先生之澤宮，侍讀繙冊，聞中外學術之源流，政教之正變，與夫修心養生之道。余既親炙先生教誨有年，聞見較切，不敢自秘，爰彙撮先生之言行偉業，依年編訂，輯爲新譜，備國史之採擇焉，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元旦南歸，張若谷讀於上海震旦大學，時先生春秋已一百歲矣！

# 年譜參考資料要目

書篇名	撰記者	刊行者	年月日
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	錢智修	中央日報	廿七年五月十六日
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	徐景賢	文華公司	廿二年四月
一日一談（馬相伯述）	王瑞霖	新城書局	廿五年二月二十日
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	陳樂素	人文月刊	十九年二十年
相老人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	劉成禺	逸 經	廿六年六月七月
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	凌其翰	申 報	廿一年五月至六月
六十年來之上海（馬相伯述）	凌其翰	申 報	廿一年四月三十日
馬相伯先生任教滬隨年表	方 齋	益世報	廿八年十一月十二日
馬相伯先生近年言論，散見於報章雜誌者甚多，不及一一舉名。本譜中所援引各書，均用簡名。			

如「譜」爲錢智修之「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」；「集」爲徐景賢之「馬相伯先生國難書  
論集」；「談」爲王瑞霖之「一日一談」；「經」爲陳樂素之「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」；「錄」  
爲劉成禺之「相老人九十八年間見口授錄」；「語」爲凌其翰之「九三老人馬相伯語錄」；  
「通」爲凌其翰之「六十年來之上海」；「表」爲方豪之「馬相伯先生在教事蹟年表」；凡初  
引者悉錄原名全文，再引者則用簡名，以省篇幅。

# 馬相伯先生年譜

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，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十八日（一八四〇年四月十七日）先生誕生於

江蘇丹徒城。

先生原籍丹陽，寄籍丹徒，故里曰馬家村。丹陽今縣名，屬江蘇省，在鎮江縣南，位置運河西南，京滬鐵路經之，清屬鎮江府。丹徒舊縣名，秦時以其地有天子氣，使赭衣徒三千，鑿京岷南坑以敗其勢，故名其地曰丹徒。漢置丹徒縣，故城即今江蘇省鎮江縣東南之丹徒鎮。唐後置，即今鎮江縣治。清爲鎮江府治。民國初廢府留縣，十七年改曰鎮江縣，江蘇省治，自江寧移此城。嘗長江運河之交，京滬鐵路經之。清咸豐八年依中英天津條約開爲商埠，咸豐十一年置有鎮江關。

「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」云：「先生名良，字相伯，江蘇丹陽人，寄籍丹徒。父松巖公，以本年（道光二十年）三月十九日（先生生日爲三月十八日，參閱附條）馬相伯先

「生生日考。」生先生於丹徒城中，卽英人以鴉片戰爭陷我舟山之歲也。」

「一日一談」云：「我的原籍是丹陽，而我自己生在鎮江。」

「相老人八十年之經過談」云：「吾是鎮江人，吾生於道光二十年。」

「相老人九十八年聞見口授錄」云：「予生於道光二十年，閱二年有廣州燒鴉片之役。」

「馬相伯先生在教事蹟年表」云：「道光二十年四月十七日，先生生領天主教洗禮，並

名若瑟。」

爲馬相伯之第二十世後裔。

壽禧隨字貴興，元江西樂平人，宋宰相馬廷鸞之子。咸淳中，漕試第一。元初起爲柯山書院山長，後終於台州，儒學教授。著有「文獻通考」爲我國典章制度較詳之書。凡宋以前之田賦、錢幣、戶口、征權、土貢、選舉諸端，皆分別述敘，既別於正史之斷代，復異於編年之詳於朝代而略於文化。爲研究中國之生流遺跡者最有用之書。雖稍遜於「通典」之簡嚴，而詳贍實爲過之。其自序謂：「引古經史謂之文，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，諸儒之議論，謂之獻」云。

「馬相伯先生國華叢書」載大阪每日新聞上海支局長澤村幸夫著「馬良先生印  
象記」謂：「我國（指日本）治華夏之學者，無不知有「文獻通考」一書，貫穿古今，賅  
博過於杜佑之「通典」著者馬端臨氏，先生二十世祖也。」

「我所見聞的馬相伯先生」云：「在馬家先祖中，出過幾個知名的學問家，做「文獻通  
考」的馬端臨，是相老的二十世祖。」

父松巖公，世奉天主教，以布衣授徒，兼通醫學，樂善好施。

「談」云：「父親年十四歲時便孱弱多病，因研究醫學，廿七歲，身體重新健康起來，遂在  
無江行醫，他的心非常慈善，對於貧窮人家，一律送診，分文不取。遇有痔瘡疥癩疽等症的，  
親手替他們洗滌，敷藥，包紮，我小時看見了便噁心，他却處之怡然一點也不怕醜，其情  
老憐貧如此！」

「譜」云：「父松巖（據先生外甥朱志堯先生言：相老之尊人名松巖）公，嘗設藥舖施  
醫，旋改變米布肆，娶同縣沈太夫人。」

母沈太夫人亦奉天主教，督教頗嚴。

「談」云：「我的家庭生活，總算很圓滿。我們家庭奉天主教由來很久，大約在利瑪竇到中國來以後，我們的祖先便成爲教徒。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。我小時，母親教導我極爲嚴厲，對於我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都不肯忽視。到了外婆家裏，母親必每日照常課我一定的功課，但是在外婆家我是不大怕母親的，因爲有外婆做靠山。母親對我很厲害，但外婆對我却恩愛逾常。不但外婆對我好，就是父親也是很溫和的。中國社會治家的格言是「嚴父慈母」，而我的家庭教育却有「嚴母慈父」。然我因母親督教甚嚴，却養成一種嚴肅的克己觀念，後來處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對人無禮，皆在此時種下了因子。」

兄弟五人，天折者二，長名建勳，先生居次，幼名建忠。

建勳爲先生之兄，見知於竹園翁，曾任淮軍糧台。其弟建忠，字眉叔，遊學法國，精法律學，留心經世之務。歸國後，直隸總督李鴻章延致幕府，多所建議，嘗議設繙譯書院，未果。著有「馬氏文

通「適可齋記言配行」二書。清史稿有傳。

「談」云：「子長兄建勳在淮軍辦理糧台。」「兄弟五人，天者二而存者三，余居次，後來做「馬氏文通」名建忠的是我的老三。」

朱志堯先生云：「先生有姊一，長先生約四五歲，歸朱氏，即爲子之先母。」

先生生逢憂患之世，是歲中英鴉片戰事起，英軍陷舟山甯波。

初道光十八年，清廷以英人運華鴉片日多，華人吸者漸衆，屢禁無效。廣東爲鴉片進口之處，乃派林則徐赴廣東查辦；十九年，則徐至粵，迫英人交出鴉片二萬餘箱，焚之；驅英人出澳門，並絕其互市。英兵遂於二十年侵擾粵閩沿海之地，迫陷定海，並派人北上，遞國書，作其事。會宣宗時於議言，黜則徐，命琦善代之。琦善反則徐所爲，即與英人訂休戰之約，而英人復要求割讓香港。

東世徵「中英外交史」云：「是年（道光二十年）六月英軍陷定海，特旨命伊里布爲欽

差大臣赴浙視師。八月義律（英海陸軍統領，廣東領事）率艦入渤海，逼逼白河，向直隸總督琦善提出議和條件：（一）索貨（鴉片）價，（二）開廣州、廈門、福州、定海、上海爲